

# 故乡:作为书写的基本立场

## ——聂茂早期乡村散文解读

孟泽,汤锋

(中南大学 外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聂茂早期的乡村散文与时尚或流行无关,更多的是以“故乡”作为书写的关键词和话语的基本立场。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乡土气息见证了书写的定力,水稻情结显示了孤独的魅力,漂泊之镜呈现了苦难的张力,内部风景彰显了智慧的引力。聂茂的自觉意识和对乡村原生态的审美追求,使他的散文自成一格,在理性和灵性之光的充分照耀下,完全走出了古典浪漫主义式的自怜与自恋、忏悔与自矜的阴影,支撑他创作底蕴的是古老大地的文化血脉和生命张力。

[关键词]聂茂;乡村散文;话语立场;审美追求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6-0016-04

### Hometown: Basic Position of Writing

#### ——Reading Nie Mao's Early Rural Prose

MENG ZE, TANG F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Nie Mao's early rural pro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shion or popularity, but only takes "hometown" as the keyword and basic discourse position of writing. In his series of works, local flavor witnesses the writing force, and rice complex shows the charm of solitude, while the mirror of drifting presents the tension of suffering, and internal landscape demonstrates the gravity of wisdom. Nie Mao's self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pursuit of rural primary state strike out on his prose and completely walk out of the classic romantic style shadow of self pity and narcissism, confession and self conceit under the light of ration and intelligence. It i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ife tension of the ancient land that supports his writing.

**Key words:** Nie Mao; rural prose; discourse position; aesthetic pursuit

时尚与流行,往往以失去基本话语的含义和意义为代价,直到人们转过身去追逐另一种时尚与流行,一如钱钟书先生反思自己当年作《宋诗选注》时所警示的那样:趋时总归背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所谓“先锋”“实验”“寻根”“新写实”等诸神,尽管披沙或可见金,但都不免或者必然不免于这种结局,只有极少数大智大勇者以毅然决然又不失老谋深算的个人主义姿态,超越了这种可

以想见的“宿命”。湖南新生代作家聂茂,虽然年轻,却已然有了这种老道与淡定,其散文创作中的“故乡情结”成为他书写的基本立场,这种可贵的自觉意识使他迥异于时尚与流行文化,却在充满水稻的话语中闪烁自己独特的光芒。

### 一 乡土气息:书写的定力

我知道聂茂的灵魂深处所发生的那些裂变已

收稿日期:2013-05-26

作者简介:孟泽(1963-),男,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现代诗学研究;

汤锋(1968-),男,湖南益阳人,自由撰稿人,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艺美学研究。

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就想:聂茂要从生养他的祁东竹山湾到远方去,他一定是带着连自己也未能意识到的古典的幻想与理念,迈开了现代的怀疑与冥想的脚步。我本能地透过他写水稻的系列篇什把他定位在“一个不知疲倦的艺术本体的建设者”上。我以为不可或测的命运之神偏偏对这个农家子弟情有独钟。如果休谟的怀疑态度给了他在现实与梦幻中挣扎的反叛勇气,如果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从另一个隐秘的角度暗示了他的潜意识,又如果贝克莱的神秘直接昭示他生命的顽强是如此令人不得不惊叹的话,那么,聂茂在审视人类的秩序时,他已经够详尽地记录和描述了作为艺术本源的人类的内心活动。从聂茂机警的眼神中,我们有理由去发现他在散文的艺术氛围之外生存的无奈与灵魂深处的关于爱的优雅与妙曼。

在我的印象里,聂茂是一个几近卡夫卡似的艺术追求者。卡夫卡后来让人感到震撼的是他猛然悟到“真理”的存在形式之外的确富有严格意义上的内容,但最终因不可企及而徘徊在“真理”脚下;而聂茂,作为一个文学事实的再现,则给中国的不少读者带来了心灵的温暖:“真理”其实不在想象的故乡,而是完好无损地躺在热爱的怀里。隐隐约约地,我从聂茂茂密幽深的散文园林里,仿佛看见了他那成块状的闪烁着诱人光泽的内心结构。

从实际情况来看,聂茂的散文创作,大都见证了各种风潮、流派和“主义”割据华夏文坛之时,然而,他的数量不多的作品似乎与流行的“主义”无干,乡土气息成了他书写的“定海神针”。其散文集《天地悠悠》<sup>[1]</sup>中诸多篇什,如《曾经有过的日子》《双亲赶集》《故乡泪》《父亲》《农事》《为童养媳的母亲》,那种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与话语立场,书写得异常分明。在《没有屋顶的房子》《永古的石头》中,聂茂试图将“生存”的主题纳入更加开阔的视野,而基本的话语立场依然显著。为生存而生存的故乡人事,充满泥土的气味,怆然流动于作者纤秀细致的笔下。永恒地可以长歌当哭的故乡,因为生存的紧迫性与沉重负载,并非指称纯粹的精神家园,而指称着近代以及当代中国(无论作为民族抑或个人)的普遍意志(李小江《关于中国》:“中国的意志究竟是什么,我以为首先是生存,其次还是生存,发展到今天,仍然是生存,所谓近代史现代史和

当代中国,就是一部生存史”),以此为书写的起点而不轻易地背弃它,如同福克纳不轻易背弃他那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可以生发出感天动的悲惨和悲怆。毕竟,我的今天有作为贵族的幻想却无贵族的生存现实,而文学创作的冲动,也许大半源于食米而不忘咽糠、吃熟肉而不忘吃生肉的蓦然回首,不论是私人化的记忆,还是集体无意识的记忆。它是理性和灵性之光的照耀,而不是古典浪漫主义式的自怜与自恋、忏悔与自矜。

## 二 水稻情结:孤独的魅力

聂茂的气质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忧郁与沉重。公元1983年9月,湖南祁东的山神和水神似乎都熟睡了,在那一望无垠的山水间,一个不无孤独的灵魂在痛苦地游荡:聂茂年轻的灵魂在对未来的憧憬中有些茫然和无措。白云的忙碌颇富调侃意味,而池塘里弥漫的水花一如闪逝的梦幻,只有那沉默的稻野深情地注视着一个瘦弱少年的背影:惶恐而略带一点兴奋的聂茂正在一步一步告别故乡。我猜想,就在一道山湾的衔接处,聂茂定然是停下脚步,猛一回头看见了他母亲微扬的臂膀和他父亲大树般耸立的身影的——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写出那般感人肺腑的《九重水稻》和《保卫水稻》?如果不是孤独本身所存在的某种魅力,聂茂怎么在那个九月菊悄悄哭泣的时刻,对他的前程充满了祝福与忧愁?谁又对他茫然的行进充满了鼓励与期待?……伟大的诗人里尔克在最最孤独时说过:“我犹如一面旗,在长空的包围里我预感到风暴来了……我尽情地舒卷肢体,我必须承受。”那么,被苦难浸泡的聂茂预感到了什么?在邵阳卫校以及后来的乡村医院的岁月里,他面对的是褐红色的瓦棱、死亡了的的心脏和绝对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手术刀!一个个日子的孤独不断地袭击着聂茂心灵,令我惊讶的是他不但没有麻木反倒变得愈发的清醒;他把笔伸进了他自己的内心!我估计这样的文字就是他在人生极度孤独的时候产生的:“水稻抽穗的时刻激动人心。一棵棵腆着肚子水稻像怀胎十月的年轻母亲焦急地等待着……水稻在我们的热切注目下慢慢分娩。没有挣扎,没有血迹,没有痛苦的呻吟,一切都在神秘的静谧中。”(《九重水稻》)如果让我透视聂茂散文创作的整体,那么我会

准确地发现他不仅预感到人生所面临的风风雨雨,同时也预感到了躲藏在孤独背后巨大的激情:从农民的忧伤中揭示生存的秘密,从个人的命运中思考民族的命运。他的《保卫水稻》《母亲三题》《竹山湾纪事》等篇什中无一不透露他内心孤独过程中一种忧郁与一种热望的有机结合。

放眼文坛,很早就放弃了“神”的托管的中国作家,对于“孤独”和“忧郁”,已经较少有形而上的热情与品质,而更多的则是充满世俗的意味和功利的指对。与此同时,人——评论家谢有顺所谓有体有魂且有灵的人——的成长并不是充分的,世俗的而非宗教的蒙昧气氛,规定和规范着人性流淌的有限区间,并不健旺的主体婉转于生存智慧或者国家伦理(内含了私人伦理的大部)的取舍与扶择中。“花花草草由人恋”之类的人的宣言,往往可以堕落为无聊甚至无赖的嘴脸,“诗言志”“文的载道”则又常常衍化为“圣人”或者道学家的面孔和逻辑,坚持某种起码的人道的激情、理想与话语立场,并且将私人情感恰当地上升到更具普遍意义的情感,就成为一种难得的例外。近代以来种种西式的主义,在中国文学中都只有短暂、飘渺的现身,正果是否多于苦果,尚难以分说,时下的后现代主义,似乎在重复曾经有过的景观。聂茂在这种文学大潮中,有过冲浪的激情,感受过喧嚣与躁乱,当花花绿绿的话语符号像一杯杯啤酒的泡沫那样消失之后,聂茂发现,正是水稻情结所带来的孤独魅力,让他变得安心和宁静。为此,他感谢文学,感谢乡村的苦难生活。

### 三 漂泊之境:苦难的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因为其它文学形式在前仆后继的潮流中对真诚与真实的放逐与放任,另一方面,得力于人们日益“行之流水”般的(显著特征是失去耐心耐力与恒定的价值指归)“散文化”(与“多元化”并不等义)心思与心态,散文在“后新时期”(张颐武先生用词)盛妆登台并赢得拥戴。但很显然,几乎成为又一种时尚的散文创作,多停留在私人化、即时性的爱欲表达(市民社会对此有广大无边的需要)与即使放大仍然卑琐的怨悔缠绵上,器识、境界离《野草》《画梦》相去甚远,有的甚至仅仅是“饥来吃饭闲来困觉”的“当下自然”。尽

管精致,或者还有某种“主义”和“哲学”作为支撑,毕竟无法抹去气血中的苍白与平庸。

显然,聂茂极力拒绝创作上的“苍白”与“平庸”。他默默承受着乡村生活所带来的沉重,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一个要在现代人垒起的废墟上建筑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一个要在艺术园林中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巢的散文家,他所经受的苦难与折腾是不难想象的,聂茂把苦难当成了创作的动力。1989年是聂茂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年。他从湖南乡下直奔京都,来到了开满了艺术之花的鲁迅文学院。聂茂记得马拉美说过: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他在《我记得,我感动,我爱》一文中写道:“我在方便面和榨菜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梦开放的暗淡之日……”当我读著他的来自心灵痛处的文字时,我的眼眶发湿了:在鲁院,他和当代一些知名青年作家如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朝夕相处,目睹他们的光芒四射,而自己却躲在闷房子里冥思苦想。

与这些早已成名的文坛大腕相比,聂茂自卑与自傲交织。作为当时并无什么名气但十分年轻的他,与文坛大腕带着工资和福利来镀金不同。聂茂一无所有,但他是带着自己的作家梦而步入这所殿堂的。然而,物质的贫困却让他一再地体验到求生的艰难。乡下来的聂茂是吃了苦的,在这些艰辛求学的日子里,他读书逾百卷,著书十万言,这或许就是命运之神要铸就一个作家最起码的条件。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就在聂茂开始腾飞时,鲁院的生活像三月花一样凋谢了。这时候,聂茂似乎听见远在法国的大师雷里说:“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是的,处于两难境地的聂茂横下一条心去了复旦大学作家班:身患甲肝,怀揣一张车票的聂茂一头扎进了茫茫人海……然而,等待他的并非梦想的天堂,而是苦苦度日忍饥挨饿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在时代大潮冲击过后的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在宁静的书卷气中,聂茂找到了博尔赫斯那交叉花园般的智慧;在创作的原野上,他活脱脱地蜕变成一个幸福和痛苦的回忆者,开始了自己远征者跋涉的壮观与美妙的阴谋:《人民文学》《散文选刊》《北京文学》等一批名刊名报从此又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一个新的散文精灵带着苦难的张力出现了!我曾经暗地里送给聂茂一句话:

你拥有一面漂泊之镜,而苦难的财富一直潜伏在命运的深潭中。聂茂的散文佳作《秋日的天空》《雪鹤》《永远的岸》和《没有屋顶的房子》等一系列散文均以平静中的凝重证明了他的散文家存在的充分理由,而这也恰恰是我与之赠言的理由。

#### 四 内部风景:智慧的引力

聂茂认识宇宙和万物当然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那时候,一曲民谣早已把他带进了天使坠落的故乡;竹山湾的清风暗示他美的成长充满了乡野的健康;羊肠小道旁的野花盛开着,那是为忙碌的农人点燃的祝福;稻田的芬芳让他在流连忘返后感受到了暮霭或晨雾的诗意……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农夫的汗水和叹息、原野的空旷和浩渺,构成了他眼中的人性的光辉和大地的深沉。如果说聂茂在16岁前感悟到了人与万物皆有朴素的情怀,那么,当他26岁从哲学、美学与历史学等诸种学科中抬起头来时,他所重新感悟到的是人与世界的碰撞——从被动到主动——从被爱到爱——从局部到整体的系统把握。这里就有智慧的呈现。所以聂茂深沉而不无诗意地写道:“每一棵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我猛一抬头,太阳像一朵花,开在山岗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活本身。”我读聂茂的《永古的石头》,就像读百雪凝固的天空,那样的浩渺中,多少人和事酷似清风一陈,多少理念的闪烁犹如惊飞的羽翼。是的,我们曾经深刻地领悟过贝多芬的《命运》,这永古的石头,多像时间的迷宫,它一动不动却在循环往复,它一声不吭却在高歌智者的从容。聂茂悟出来了:“是开始也是结束”。聂茂的智慧之光照进了我的记忆:美国大诗人爱略特在他的名诗《四个四重奏》中不是说过“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么?哦,智慧对于人类来说它是有着它隐秘的通道的。一个美国诗人,一个中国散文家,他们对于生命的感应与理解,对于历史的思考与估摸,对于时间与强调竟是如此的契合,这不是来自生命中精神领域的强大洗礼又是来自何处呢?!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聂茂从湘潭大学读完研究生后,他的人生状态有如但丁在他离开肮脏、痛苦和恐惧的炼狱后所写的:甜美的天

空像东方的蓝宝石,它聚集着一切宁静、安祥及初转第一轮的无限纯洁。由此,我想到聂茂散文创作的成功不完全来源于丰厚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的是来自建立在传统与开放的美学意义上的智慧的哲思,这是聂茂的内部风景,是智慧的引力。

当我一再地认真思索着聂茂面对人生与艺术的内心结构时,我幡然顿悟了: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危险的事情——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显然还存在着巨大的悲剧意识的弥漫和忧患意识的辐射,他的内心的赤诚和热情像寒夜里的篝火,它所点燃的,是古老的黑夜和一双双猛然睁大的眼睛。从这个角度透视聂茂的内心,我觉得对他的散文创作的评价会更公平一些。我试着给他早期创作的一系列乡土散文下这样的结论:极其公然的(甚至是原始的)叙事中夹带着十分隐秘的气息,审美空间的超越与哲学思辨的升华是两个快乐而又健康的车轮,聂茂坐在车上,显得如此热情而内敛、奔放而沉稳。当然,歌德的名言又是这样惊人的正确: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聂茂的散文创作正朝另一个美妙的方向延伸时,聂茂的灵魂很不安份。从国内到国外,从北京到长沙,他很少停顿下来,像永不疲惫的骆驼,他一路追赶,一路跋涉,一路书写,虽然艰辛,却跌宕起伏,硕果累累。聂茂以他对大地的挚爱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以及他将传统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精致揉合,成为文学湘军的实力派干将之一。目前,聂茂供职于高校,少了作为记者的奔波,多了一份书生的安宁,这对于创作欲望十分强烈的作家来说,无疑是值得欣慰的事情。我们期待着。

#### 参考文献:

- [1] 聂茂. 天地悠悠[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责任编辑:黄声波